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085
冊數 12（9）
函號 361 38

漢書門
類號
函架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號
冊
架
函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敕梁傳序

沈武子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弃之刺作君臣之鬼神爲之瘐縮川岳爲之崩竭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白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絕戎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氷所由者漸四夷交

淺草文庫

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跡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敍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伸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莊公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妻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定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

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
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
擇善靡從庸德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
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
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
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
繼之辯納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
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
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婉而不俗則深
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
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軫頻駕于吳乃師門生故吏我
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
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
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
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畧名例敷陳疑滯信
爾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頹甫圖墓次死亡
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
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
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計其姓名
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家語序

王子雍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
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既其所問焉與
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

其餘則都集録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若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秦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盛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意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典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録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自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何平叔

論語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

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遺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六家

爾雅序

郭景純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淵奧擒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

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群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芸所易子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方言序

郭景純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沉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者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垂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貞洽見之奇蓍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爲之解觸事廣之演其味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莊子序

郭子玄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庶而非會則賢智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而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諄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遣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

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至之道融微古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倡行妥行而蹈其大方會浦而熙平滄浪而嘯平濱其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見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縣濮滌之功未加而矜奏所以散過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崐崘淪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會婺之人進躁之士暫而覽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末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得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

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觀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
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因知一死生爲虛
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
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
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四體書勢序

衛巨山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
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
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
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
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
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
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書考也假借者
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
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
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
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稺初傳古文者
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二淳而淳不別
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
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十餘萬言
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共一卷論楚事
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錄愚思以贊其美慨不足觀
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晉周時史籀始著
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

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文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
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
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
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
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
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
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
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
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
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
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
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小異於斯而亦稱善郭鄴

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
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
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盛閑理不
如淳也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
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
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
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六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
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償酒討
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鵲乃益爲版而飲
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鵲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鵲
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鵲謂淳得次仲法然鵲之
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巴小與淳鵲不同然亦有

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
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
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
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
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
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韋仲將謂之
草聖伯英弟文舒甚次伯英又有羣孟頗梁孔達田彥
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
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
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
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
得其法也

遊名山志序

謝靈運

夫衣食生之所資山水性之所適令滯所資之累擁其
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嵓漱流者之
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情有救
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已以濟彼豈以名
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語萬乘則鳥湖有縱轡論儲
貳則嵩山有絕塵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願辭漢傳推
此而言可以明矣

後漢書註補志序

劉宣卿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
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緯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
秘寶肇刊石之遺貫誠有繫於春秋亦自敏於段作至

平永平勢簡東觀紀傳雖蕪至未聞推檢舊紀先有
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本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
蔡邕大引鳴條寔多舊宮協妙元卓律曆已詳承洽伯
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洽輪騑冠章車服贍列
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
曆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
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
王者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畢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
書通其流貫休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
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
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偕泯雅言
遂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解功創時改晃句非更

求加文藝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
焚喪塵消烟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
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贊
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
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寄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
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
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闕成
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貞就
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竅求見事必應寫襲
故章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挍前
群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
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

式牓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
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儻臺雲構所欽過
乎樑楠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壜鬱絕斯作吁可痛哉
從懷纘緝理輒鉤遠廼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
同博遠及其所植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來
於齊工孰曰文類比茲闕恨廢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
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毕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
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
隅未覿兼鍾律之妙素揖校讐參曆算之徵有輒證辨
星候祕阻圖緯藏巖是須甄明每用疑略時或有見頗
邀傍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
有疏漏諒不是誚

雜體詩序　江文通

夫楚謡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藍朱成
采雜錯之變無端宮角爲音靡曼之態匪極故哦眉詎
同貌而俱動於魂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鼻不其然與
至子代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
素豈所謂通方廣照恕遠兼愛者哉然五言之興諒非
變古但關西鄴下擬以宇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玄
黃經緯之辨金璧浮沉之殊僕以爲亦各具美兼善而
已

史記集解序　裴龍駒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
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

據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牴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駟以為因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眞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畧聊以記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為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畧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無穢舊史豈足以關諸高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陶淵明集序

梁昭明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皆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

百齡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過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虚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長汲汲役於人間脅詘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倏袂埶至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者耳至之貪士競之若洩尾閭至之忘士之亦出谷雖無人而自芳蛇莊周世紛濛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萬或紡江南之素彼鴈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鑾勞文仲之牲至于常齊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優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于觀周受訴於孫滿霍侯驃乘禍起於負芒虩餐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其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披褐而負薪皷楫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乘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柳楊褒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貧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以此乎余愛暩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揖其

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録嘗謂有
能觀淵明之文者駿骨之情遺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
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俟
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于今升

披神記序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拾逸於當時非一耳一目之所
親聞親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洲失國二傳二其
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者以類往往有焉從
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契告之定辭據國
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
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
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
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
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
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
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
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
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録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
尤焉

文心雕龍序

劉彥和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
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騁奭
辭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稽古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
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貌天

地禀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
物亦已靈矣形其
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
處世樹德建言豈
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
夢執丹漆之禮器
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
大哉聖人之難見
也廼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
有如夫子者也歟
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
已精就有深解未
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
禮資之以成六典
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
昭明詳其本源莫
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
愛奇言貴浮詭飾
羽尚畫文繢聲帨離本彌甚將遂訛
濫蓋周書論辭貴
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
異宜體於要於是
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

文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
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
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
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辭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
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幹林淺而寡要又君山
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
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
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
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
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
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
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

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叙
矣位理定名彰平大易之數
夫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羣言
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
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論
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
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
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
管何能矩矱滋漶徵引未博
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
皆所以照述前史俾不泯

志序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
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

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
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附立八書片文隻字鴻纖備
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綱羅一代滌流遂廣律曆禮樂
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平準
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叙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
之書用序食貨劉向編録始自春秋劉歆七畧儒墨異
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爲詳洽固並因仍以爲三志而禮
樂疏簡所漏者多與律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
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
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熙接阮儒之後典墳殘缺
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畧固之藝文蓋爲此
也河白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深堤

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塭地少川源是故鎬鄗潦
滈咸入禮典漳涂鄭白之饒溝渠沾漑之利皆民命所
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
而略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
書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
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
輿服並各立志大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
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摠而裁之同謂禮志前法
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
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
音衆器並不見書雖多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
謠之節一比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
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
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
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
之鐃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
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
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歷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
夏二辰六紀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
以神明寶位幽贊福符欲使逐棣弭矢窺凱不作握河
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遠道至天而甘露下
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稚之瑞朱草白烏之瑞斯固
不可誣也若夫 世德泰而 不息斯固天道茫昧

難以數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里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爲寄生之士夕爲
廬丸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混之簿書方訊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雖充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哥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

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參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註悉皆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十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寡途遙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觀妍嗤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簡軒軸忘倦終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總歷爲後之君子削繁而已焉

記廣

東封泰山碑記

漢武帝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烟無雞鳴狗吠之聲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普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史各脩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維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祭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士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興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矣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奉山道十日曾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人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襄城侯東方諸侯維中小侯齋城外汶水土大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其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放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二尺半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二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有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杭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後也石磳宿條如無道徑通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偃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脊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石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突遶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

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紆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捫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比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膚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泯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關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比亟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關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酺黎酸棗祠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拜置棗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出南魯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則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樊仲德

修西嶽廟記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識方氏華謂之西嶽祭祀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安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

省設五嶽之奠柴燎煙致敬神祇文虎昭明百穀繁殖
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凰來儀堅夏殷周未之有改也
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腜穢則有災異必降秦違其典壁
遺鄗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
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更率舊
章敢用玄牡牲銓必充天惟醇祐萬圖以康光和二年
有漢元舅王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
承考讓國家于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部
令誅強虓撫瘵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
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窺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
十月齊祀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墻屋
傾亞世室不脩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荷班與縣令先嘗
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惟獸嶽瀆之精所出積
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勤勞久逸神未有憑自古太山
邳邑猶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
內工商農賦克厭帝心嘉瑞仍畜風雨應起濊潤品物
君舉必書況乃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
敏主簿魏龔戶曹史許禮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勛垂曜
靈軫存有昭識其辭曰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
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況臻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
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地嶽以
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鈗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客
清殊俗宿服令問不達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
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

奉神祀改傳飾廟靈則有攸齊降瑞禽祚景風凱悌惟
風及雨成我黍稷穡民用章建乂屋宇刊銘記誦克配
梁甫

淮瀆廟記　　樊仲德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處正
好禮尊神敬祀以淮水出平氏始於太復潛行地中見
于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崇奉灾異告朔心水旱請求位
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祀齊潔
沈祭從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行承事簡畧
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
祭常若神在若淮則大聖親之桐柏奉建廟祀崎嶇逼
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

整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衛廷弘敞官廟高峻禋
愼慶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沉為民祚福靈其
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芬黎庶賴
祉民用作頌其詞曰泫泫淮水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
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書傳
不舍明哲所取寔為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朗府如古之
則處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功匪力灾異以興
陰陽以惑陳彼高崗孫茲廟側肅肅其敬靈其降福雍
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登殖望君輿馬扶老
携息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
兮傳于萬億

黃陵廟記節文　　諸葛孔明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棠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
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
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觀止矣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
作三峯平治洛水順導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
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
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
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竪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
工開導之勢右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
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
江不事繫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與之再建
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
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
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
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
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
竹之屬阡陌交通鷄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
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鷄作食村中聞有此人
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
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
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
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

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病南陽劉子驥高尚士聞之欣然親往來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江都黃省曾校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賜劉節廣

頌上

山川頌

董仲舒

山則龍嵸嵬崔嵬巍巍崔巍久不崩陁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殘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灌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鑱則戈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頃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唯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泫泫

晝夜不謁既以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不
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
似知者鄙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
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干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
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
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
之謂也

旱頌　東方曼倩

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鄣淳瀚瞳
瞳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群生閔懣而愁儽儽乱槁
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為釋其耰鉏
而下涕悲壇畔之生禍痛皇天之靡濟

北征頌　班孟堅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蚩
撲翼胘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
親率戎士巡撫疆城勒鞬御之永設奮轥櫓之遠徑閔
遐黎之騷秋念荒服之不庭乃　三選簡虎校勒部隊
明誓號援謀夫於未言察武毅於俎豆取可杖於品象
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饗慕群英彰
附羌戎相率東胡爭騖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是雷震
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督蜺衝鷄鹿超黃磧輕
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飇疾踵躡迹探梗莽採嶰阨斷溫
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霰落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
收其鋒鏃于鹵甲胄積棄如丘阜陳閱滿廣野戢載連

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拏揣城扳邑禽誠之倡九谷
謡諺嚮聒東夷莫麾戎城然而唱呼欝憤志逞厥願甘
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算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
弘濃恩降温澤同疱厨之珍饌分裂室之纖帛勞不御
輿寒不施褆行無偏勤止無兼役慙蒙識而愎戾順貳
者異而懦夫奮遂踰涿邪跨祈連籍庭蹈就疆獲崤嶔
轔幽山趨凶河臨安候軼馬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
戢伊秩之所覬師横驁而厥御士怫憎以爭先回萬里
而風騰劉殘寇於沂垠糧不賦而師瞻役不重而備軍
行戎醜以禮教炘鴻校而昭仁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
而兩信清乾鈞之攸冒扣畿略之所順橐弓鏃而戢戈
囲儻麾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降高檀廣轄以弘嘖銘
靈陁以勒崇欽皇祇之祐覩宣惠氣湯殘風軻泰幽嘉
疑陰飛雪瀼庶其雨灑淋樑枯一握興嘉卉始農土膏
含養四行分仕於是三軍稱曰豐豐將軍克廣德心光
光神武弘招德音超号首天潛耿号與神參

天子冠頌　黄文彊

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玄冠簡甲子
之元辰厥日王於大暉厥時叶於百神既臻廟而成禮
乃廻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大簇之黄鐘作蕃屏
而鼓轉既夷齊之君王咸進酌于金罍獻萬年之玉觴

東巡頌　傅武仲

伊漢中興三葉公皇維烈允迪厥倫纘王命儛漢興矩
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惣列

宿於北辰開太微敝棨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岳之事于
時典司耆舊載華抱實徵爾而造曰盛平大漢既重雍
而襲熙代增其德唯斯岳禮久而不脩此神人之所慶
幸海内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典有徂岳之巡時邁
其邦人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馳六轡閑路馬戒
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
之華旗建掃霓之旌旄裒胡耆之玄老聘東作之上游
賞孝行之畯農

東巡頌

蔡伯喈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宗祀嗣堂上稽帝堯中述世
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
乃降不勝狂簡之精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
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翕六龍轂五路齊百僚陶素
質命南望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
服而東巡

祖德頌

蔡伯喈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
必降夫豈后德降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
慶詩稱子孫其係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脩仁履
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
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昭其仁木
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
童蒙孤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
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蓋之以莊增崇

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徽惟光厥徽伊何於昭宇
今園有甘棠別幹同心墳有穆兎宅我栢林神不可誣
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賜以爲已華惟
予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京兆樊惠渠頌　蔡伯喈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十職一曰農生民之本於是乎
出彗殖財用於是乎在陽陵縣東厥地汗泥嘉穀不殖
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隱乃命立新渠曩之毒
田化爲甘壤相與謳談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閼之我有灌溉莫有達之田疇斥鹵莫
修莫治飢饉困瘁莫恤莫思

廣成頌　馬季長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
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節夫樂
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贍養精神致之
無疆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
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遭
值尼運陛下戒懼災異貶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
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
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
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
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禋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
尚頗有蝗蠽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往應將至方涉
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瞢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

武校徼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鍾鼓之音歡嬉
喜樂鼓舞謳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
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
上淺陋鄙薄臣不足觀省
臣聞昔命師於鞬橐徼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
未識夫雷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將以自黃炎之前
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
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詩詠囿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
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
囿營于南郊徙觀其垠場區宇恢眙曠蕩藐邈勿罔寥
豁豐決聘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阯環濱右瀆三塗
左概嵩嶽高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涯會以滎洛金
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磕磕鏘鏘巃巃隆穹槃回嵎
崛錯崔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悾石浮磬燿焜于其陂其
土毛則權牧鷹草芳茹甘柔芼以嘉芸葙昌本深蒲芑
堇苜蘘荷芋渠桂荏鳧葵格韭菹于其殖物則玄林包
竹藩陵敝京珍林嘉樹建木靈生椿梧桐柏柜柳楓楊
豐彤對蔚峯顏楟爽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離
扈蘼蕪惡可殫形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
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綱頓八紘擊斂九藪之動物
縷毳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
膠鄙駭譟讙子野聽從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
昏於是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罝罘羅縣弸彄連澤畢牢
陵山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巳為堅棄輿乃

以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驌驦之玄龍建雄
虹之旌旻撝鳴鳶之脩幢曳長庚之飛髾載日月之大
常棲招搖與玄戈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彫馳揚金
燧而掩玉璽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旆參差
如林錯五色以摛光清氛埃掃野場誓六師搜儁良司
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咎鼓韗華鐘
猲徒縱赴棒叢徽嬉霍奕別驁分奔騷擾聿往來交
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匈磕隱雷震動瀜
闇若霧昏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驟琳僄狡譟才勁
勇程氣狗馬角逐鷹鸇競鶩騏驥驍騎旁佐輕車橫屬相與
陸梁聿皇於中原絹緜蹏鍼特扈旋完銳摧介解散毛
族結羽羣然後飛鋌雷激流失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

殪窴胤伏扔輪發作捂轢役人狂擊頭陷顱碎獸不得緣
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顛狽頓蹎蹶蜿蟺蟬蟫充衢塞隧
箭華洿布不可勝計若夫鸞獸殺蟲倨牙黔口大匈哨
後緼巡歐紆負鴞依阻莫敢嬰鄂乃使鄭叔晉婦之徒
睽孤刲剌裸裎袒裼冒檻柘棘窮淺咨底幽巇暴
斥虓搏狂兕獄製齒能拄封狶或輕詠棲悍瘦疏蓼領犯
歷高巒陵喬松履脩橘踔樹枝杪揩端尾蒼蜼掎玄猿
木產盡寓屬單罕罔合部賈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
屬曹伍相保各有分扃鏘落飛流繽羅絡縵遊雜羣驚
晨鳧軍作聖然雲超雪爾雷落爾乃賴觀高蹈改乘回
轅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誉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
潢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相驅厲蒸走蜮祥捎罔

雨撫游光柳天狗緤轙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
集波籗川衡澤虞矢魚陳罟弋葵楊關斧刋重冰撥蟄巳測潛鱗躡尒旅遊獵湍瀨涔
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發豬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
鼈黿於是流覽徧照躍變極能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
野嘐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旅獵者效具車弊
田罷旋入禁囿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
臨乎宏池鎮以瑤臺純以金隄樹以蒲柳被以綠莎濶
濬沇漷錯絇槃委天地虹洞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
西陂乃命壺涿驅水盡逐罔蟉蟉然後方
餘皇連艘舟張雲帆施蜺幢麾厲飄風陵迅流發櫂歌縱
水謳淫魚出聽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鴛鴦鷁
鷫鸘鸛鵠鸕鷀鷺鷹鸞鵰鸇乃安斯寢戲翮其涯魴鱮鱒鰋
鰬鯉鱣鮪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
躍魚方斯蔑矣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衰
哉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
擺牲班禽淪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千里山壄常滿房
俎無空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駿
舉爵鐘鳴既觴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闡奮華羽之南
音所以動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慲駭恫底伏鏗鏘
鎗鏘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
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
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秋屬象胥而來同蓋安
不忘危治不忘亂逆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

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刑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宮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原嘉岐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眭祉之群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晒鼇俎耳聽康衢嘗傅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寗戚於大車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群瑞遂棲鳳凰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僬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

原封德彝之子孫鬻載而來至自新蔵皆伊闕又洛京

廣文選卷第五十九

江都葛澗校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頌下

武都太守漢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禄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冠典城有阿鄭之化是以三剖符守銅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經古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趨教無對會之事傲外來庭面縛二十餘人年穀屢登倉庫惟億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

立隆崇法雲下有不測之歎院芒促迫財容車騎進不
能濟息不得亂數有司覆覈之間過者創楚惴惴其
慄君踐其險若涉淵水棄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
谷斯其殆哉困哉事則爲設備今不圖之爲患無已勑
衡官有秩李璀掾仇審曰常繇道徒鑿燒破析刻自磋
嵬減高就埤平夷正曲柙羨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
四方無維行人懽悁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
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詠
歌懿德瑞降豐稔民以俱植威恩並隆遠人賓服鑿山
浚瀆路以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成陽令唐扶頌

唐諱扶字正南頼川郾人也其先出自慶都感赤龍生
堯王有天下大號爲唐治致雍熙尊天重民禪位虞闕
光炙茅土通天三統苗胄枝分相土昧君曰氏唐焉累
珠含祚受天之怙胤嗣彌光爲漢台輔君父孝廉郎中
早卒季父蜀郡蜀郡從弟會稽會稽從弟南陽君從兄
東萊太守南陽弟司空公在朝逶遺正色竭忠爲國討
暴六侯俱封受土襲爵金繒十三君繼厥緒少有岐嶷
耽道好古孰書味詩綜緯河雒底究群典戈紐士進守
舞陽丞弱冠守昆陽尉穎陽令隱練州郡所臨有迹帝
嘉其德特拜郎中察能治處除豫章鄡陽長夷粤拊摧
悖強難化沿奮威風武視以好惡蠻貉振疊稽顙飾服
闕上前通于有餘萬盜賊斂息境界晏然三載有成州
郡諍表遷成陽令承先聖之弘軌見讚像之高蹤遂興

無爲之治優賢颺歷表譖細惡遵九德以綏民崇晏晏
之惠康風移俗易莫不革心朝有公卓家有桑騫分郊
之治復隆於君追惟堯德廣被之恩依陵亳廟造立授
堂四遠童冠摳衣受業者録千人朝益莫習衍衍闇闇
尼父授魯以復加靈祇瑞應木連理生白莵鴈鳩遊
君園庭湯湯之治莫能名焉三司察功朝廷審真以君
威恩並流文武兼興東萊海濵君以寧詔書換君昌
陽令吏民慕戀士女惟艱捨寧君車輪不得行君臣流
涕道路琅玕迫有詔命靡由復還於是故從事仲宇仲
授張躬萬龍督郵仲規郡掾閻葵斑等乃共刋石樹頌歌
赫赫喜君帝堯之苗氏族不一各任所安本同末異蓋
詩斯焉君體煥煩有芬有馨如山如滅嵩如不傾如
如海澹如不盈惟直如矢秉銓據衡在朝肅肅閨門雍
雍廉踰伯叔絜如珪璋賦政于外爰及鬼方匪夷來降
寇賊迸亡黎庶攸寧黔首歡康以德綏撫宣恩六陽以
仁恤弱以義抑強恩由春夏威如秋霜賞罰分審白黑
著明憂者閔稚不侮寡矜耽樂道述咀嚼七經五六六
七訓導君神接下施與救貧如損吏服其德民歸其恩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不師自舉不拘不煩圄圄空虛國
無窮民德及草垂澤流無根蜎飛蠕動咸賴我君顯顯
令稱德音常存

太廟

王仲宣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啓洪源貽謀我則我休厥成聿

先厥道不顯丕欽允時祖考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舉
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脩奏八音鼛鼓大孝行始祖念
武功收純祐於穆清廟冀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
懷想成位咸奔在宮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皇太子釋奠頌　傅長虞

蒸蒸皇儲既睿且聰神而用之夫豈發蒙謙以制禮靡
事不恭企茲良辰卜近於中乃脩嘉薦于國之雍敬享
先師以疇聖功亹亹皇儲希心闕里光光輿服穆穆容
止祇奉聖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佚佚胄子清酒于觴
聖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以始

釋奠頌　潘正叔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

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友故式天子乃命内外群司百辟
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
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鼓鼘閺閺殷辟
倪仰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
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有遠邇離鄉
越國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莘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
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
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内
於戲乎若興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泰禮
官嘗聞俎豆今厠末列親覩盛美識清徽猷沐浴芳潤
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
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亢素靈尸暉有皇承天造
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烈遐緒三分
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
土後帝承哉不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
繼期梃秀聖敬日躋濬哲閎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
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
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堂容穆穆侍講閶閶抽演微
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温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
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
盟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聲顏生好學無違曰皇
儲后體神合機兆言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
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琚如彼儀鳳

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奏樂神人允諧蟬
冕耀庭細珮振諧德以詠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
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華芽曹子祁祁學生洗心自
百觀國之榮學循蒔苗化若偃草慺我以文弘我以道
萬邦蟬蜕翔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擷藻絲匪玄黃水
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士好
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黃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
子今我皇儲齊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
思文哲後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
嘏自晉末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鳳
是厠身澡芳流日玩盛事竭誠作頌祗詠聖志

盛德頌

陸士龍

奉行經泗水高帝昔爲亭長於此瞻望山川意有恨然
遂奏章以通情焉并爲之頌云爾

晉太子舍人冀土臣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雲
頓首死罪伏惟陛下紹軒轅之遽折越三代之高蹤膺
有聖之玄景詠生民之上略奉敎肆虐漸疊生民在昔
上帝乃眷多方肅雍寶命鑒民顧天思文敷聖以宅神
器六合咸駕八荒錯企皇居於阿房掎逸鹿於九野謀
猷回適天人匪柞乃蕃斯國授漢于夜京是以先詔元
緯章太素神斗哀號底命丹野九垓闢授命之符鈞天
清建皇之鑒陛下蟠蟠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
熠燁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縣以蓋天廓
玄謨以闢宇華宮山藏玉堂海納雲蓋景陰金門林蔚

拔足崇長揖之實吐飡納獻規之容玄猷上通德輝下
濟仰翰雲翥儛躍魚鈌是以四海之内莫不企景嶽以
接羣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廷思
効死節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轅良平鳳栖信布虎據豪
雄凌暴於外許謨補闕乎内威謀兼陳智勇畢効乃凌
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項籍灰
分連虜霧散遺寇雲徹泛時雨以清天灑狂塵以肅地
轡於川與綵峻蓋於蒼昊功濟宇宙德被羣生天人允
嘉民神協愛歷數在身有命將集而陛下猶復允執高
讓成功靡有普天歸德群后固請然後謁天皇於圓丘
巡萬乘於帝室率土離暴奉秦之亂臣妾蠻夷之虞雖
蒐蠻夷之虞雖阯肅慎之國莫非帝臣巍巍蕩蕩蓋美
臨地自啓闢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聖功之著盛者也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武無施忝寵本
朝承乏下位而臣讀愍自西徂東行邁攸止路經泗水
伏見史臣班固撰録聖功竊承陛下扶桑始然天暉未
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即命舟人彌檝水泝瞻仰山
川舊物不替永惟聖輝罔識所憑遠眺邇全感物興哀
終懷靡及俯心遐慕臣命違千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
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目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
下軍犄鋒咸陽之關提鉞項籍之頷痛心自悼不知所
裁行役之臣牽制朝憲雖懷彷徨王事靡盬肅將言邁
實衍罔極臣聞遊魂變化神道無方雖聖靈登遐降陟
在天連光五精流輝太一或冀神輿降觀薄猗五服時

邁王軰言巡茲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俯要恍惚愚情
振蕩靡審所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闕闥之情謹住水
濱拜章陳愚臣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
首以聞臣雲言臣聞歌詠所以宣成功之烈詩頌所以
美盛德之容是以聞其聲則重華之道彌新存其操則
文王之容可覩永惟陛下聖德豐化比隆前代元勳茂
功超蹤在昔故詩歌之所依詠金石之所揄揚者也臣
謹上盛德頌一篇雖不足以仰度天高伏測地厚貴獻
狂夫區區之情臣雲云云晉太子舍人臣陸雲上於皇
漢祖篡圖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輝栖列火精幽
光爰茲聖緒頹維弛綱靈曜燀爍隮景扶桑則天未墜
重規疊文參倉其規伊何橫乾作峻厥德不回矩地能順憑

河拓景襄岳殿韵龍章鼎峙偉虎質頎變有秦不競罔極
黔首震驚予師思處神主上帝曰咨天鑒有赫乃眷伊
漢此惟予宅明明聖皇既受帝祉雲騰下邑風駭泗水
仰鏡天文五緯同晷俯察雲符神母爰止思文聖王克
廣克遐威凌群桀德潤諸華爰祀天人天人攸嘉爰輯
蒸徒所和既和既和既順乃矢德音豐沛之旅其會如
林朱旗虹超彤旆電尋推師蕭曹撫劒高吟元戎薄伐
時罔不龔凌波川濟肆野陸沉咸陽克洽既係秦后戎
戎阿房乃清帝宇穆穆聖皇天保攸定有項畔換不式
王命既愆黜我西土於鑠王師遵時昧怒爰赫乘豐席
卷三夏噩噩戎軒矯矯乘馬變伐強楚至于垓下天誅
薄曜暴籍受首區夏既混宇宙蒙又肅肅帝居巍巍神

器有皇於登是臨天位繡文于裳組華于簨明明天子
有穆其容至止鏘鏘相惟辟公宣聲路寢發號紫宮頌
此愷悌以畜萬邦思樂皇慶協于時雍琴瑟在御大予
舞功越裳委贄肅慎來王明明聖皇闓國乘制分圭昨
勞河山命誓禮律克彰典文垂藝有漢恢恢疏罔不替
聖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內幹武臣外閑漸澤蓁域沾
被戎蠻連光太素萬載不刊

河清頌　鮑明遠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
義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
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
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文牓爰定祥曆書鳥動
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此皆而美溢金石頌聲爲之而寢
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感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應
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以業
光囊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有四載
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
稟鑾福曜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夷貊懷惠秩禮
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奢奢
去甚泰讌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
失心幽無怨魄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
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惟不名而自彰萬
里神行朏塵不起農商野處邊城偃析冀馬南金填委
內府馴象棲爵充羅外苑阿紈綦組之饒衣覆宗國魚

鹽杞梓之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
崇冠三川閭閈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
徒世無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
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
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亂宜以謁薦郊廟和協
律呂煙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寐旦若有
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
居也是以琬碑鏤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
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藻無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
揄揚於內三靈祚洽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
遵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瀾滔波萬聲潔瀾千里斯誠
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端德此其效
孔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
何皆傷不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
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
聲長世大寶也浮浸蹇生言富乎清鴻德也制禮裁樂
惇風遷俗文教也誅筆揚武功也鳴禽躍
魚滌藏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
明同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為大堯實則之皇哉
唐哉疇咨為抑又聞之勢之所驅者淺則美之所傳者
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韙命潤
色勝業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
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金鑣於
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

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期迺臣子舊
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作頌曰
窺刋崩石捃逸殘竹巢風寂寞　戮埃綿邈鉅生大年贍
學淵騫繡成景粉績顓軒徒訛井科未覩天河亘古
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
塗湊周蹴殿蹶庶轢虞如彼七緯累壁重珠高祖撥亂
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龍步八埏朔
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鳧鳥遷宋玄圭
告成大明夏晚漏光中微聖命誰堪皇曆攸歸謀從筮
協神貺民推寔葬臣服此業蓋東輝納瑞蟠玉升政衡機
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
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運變一物有違咸言毀脩非躬
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崇饗祀勤隆耕
稽饘酎秋羊封墐春骼嬰耄兼梁鰥孤重帛體由孳染
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罔風宣分衢讓齒折訟推田野
旌伏彥朝賞登賢儒訓優柔武節猋鷙文憲精弘戎容
犀利樞鈐明審程護周備更礪平端民羞幸覬桴鼓凝
埃烽驛垂繖銷戎長轟歸亭為農器闔外水鄉鄣表炎國隴
首西南渤尾東北艴艴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勉轉隼
邛爽狼歌薦功鳥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盛斑白行
謹青綺高詠雲表豁和物章明慶麗植離實蠢行藻性
仁草晨莘德宿宵狀海無隱颿山有黃落牛羊內首閭
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輩作薰風蕩閨飴露流閭器範
神妙齊調象藥匪直也斯偉慶芳湊注彼四瀆媚此雙

川伏靈遙紀閼賕遐牛澄波　嶽鏡流蔥山泉室凝澱
水府清涓俛墽夷都降賑驪淵朱宮燿紫閣陰鮮昔
在爽德王風不昌迺溢遇竭或壅或亡潔源濫壑會是
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雲何其實鍾我皇聞諸師說
天竦聽密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妙夫貞一
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訐暮布簡師言盈室穢有綿祀清
崇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靈根方固修源重波副廕貳
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
輔車鼎足槃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洪
河既清大人在上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照

贊

作頌鋪德樹聲

焦君贊　蔡伯喈

猗歟焦君當此玄黑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
以忘食鶴鳴九皐音亮帝側迺徵迺用將受袞職昊天
不弔賢人遘慝不惟一志幷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
或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以學士將何法則

正考父贊　王仲宣

惆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爲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
葉聞政誰能不怠申茲約敬饘粥孚口傴僂受命名書
金鼎祚及後聖

蜀漢君臣贊　楊文龍

贊昭烈皇帝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生降起

龍驤始於燕代伯豫君荊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弓跨
蜀庸漢以弁乾坤寢秩宗祀惟寧躡基屢迹播德芳聲
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諸葛丞相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舉吳連蜀權我世眞受遺衡整武
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其身誕靜邦內
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精大國恨於未夷

許司徒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受人倫孔音鏘鏘

關雲長張益德

關張赳赳出身匪世扶翼義稱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
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伴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
鉦禮並致姦愚悼惟輕慮喰身匡國

馬孟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
異或同敵以乘豐家破子二道交德託鳳攀龍

法孝直

翼佐良謀料世興衰事知機

龐士元

軍師美至雅氣聊到命明主忠情發慮惟此義宗亡
身報德

黃漢升

將軍敦壯推鋒涉難立功立事主將之幹

董幼宰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是恐其綱

鄧孔山

安遠憚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惙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費寔伯

揚威才幹欽戲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樂園殖財施有義有叙

王文儀

屯騎士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劉子初

尚書清尚物行整身抗志存義昧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龔子仲

安漢雍容或婚或寘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少府脩慎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吳子遠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陋危墜

李德昂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用強

張君嗣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
我業世

黃公衡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襄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永
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彊

楊季休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趙子龍陳叔至

征南厚重征西忠亮統將選士猛將之烈

輔元弼鎮南和

鎮南粗強監軍崙黨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秦子物

李正方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儉造化異端斥逐當時任
業以喪

魏文長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
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楊威公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開則及理通則傷侵

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

祥

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孔休文祥感
才或臧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纂
南龍德緒王義彊
國山休風永南耽思盛衡承伯言藏言時孫德果銳纂
南篤常德緒義彊志壯氣彊
馮休元張文進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文進奮身同此顛沛忠肇一人至
於弘大
程季然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矣隻役隱
命於軍

程公弘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仰二十悼恨未呈
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古之奔臣禮有來徧怨興司宮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
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白起贊
孫子荊
烈烈桓桓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
魏禽韓北摧馬服凌川成丹應侯無良蘇子八關嗷嗷
讒口火燎于原遂焚社鄰與讎俱燔惟其殺矣古今所
歎
韓信贊
孫子荊
淮陰屈節盤於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

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禹項平難割據
山川稱孤南面惜哉講款一朝書版

孫登贊　庾仲初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生漏籠會可遊津
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王體之以坐幽岸凝水樸
熙陽靡煩潛貞內全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
有宜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巖玄跡不滅曷曰先生晦道
逍遙稚子秀達英風朗烈道僊薰芳鮮來王折北動初
萌妙鑒奇絕翹首丘冥仰想玄哲

陳遊贊　戴安道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濱海之禽不以籠焚服養樸
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漢棲之於江湖
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靡一之性咸
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筭鎖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
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
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
其可以藻玄塋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故雖援世之彥
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慷慨況乎導垂方
內體絕風塵理棹長謝歌鳳遂巡盪八疵於玄流澄雲
崖而顧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諠
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
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侍
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優息琴書之側寄心松栢取
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

終古皆孤栖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來亡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贊八首暢其所托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綿邈玄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朴乃翳寔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傍通潛感莫滯物順巢嶠兼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冨融故能虬驤麾霄而不紲參龍之轡鳳鳴瑤林而不食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玄心獨

翟徵君贊

庾元規

天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瓊譎哉顧踈涔不足以濯

神髮纓翳會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貌姑射之廬箕潁有高嘯之宇唐勳表於玄庭憂功忘於虛室晉徵士翟陽翟君稟逸韻韻於天陶含沖氣於特秀體虛任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營抱一洎然獨處神栖颺譎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降軺冕屢招而弓旌屈於匡石帝命憩於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恢玄解以釋分仰朝霞而睎翼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於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倣余欽若之人風常問道於無何之廬實想玄珠主以瞻授沐道靈淳固以實而歸矣自昔之違于茲七稔何悟先生忽矣升遐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

翳標爾其傷潛然增欷乃援翰詠跡以宣來美其辭矣
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王津鳳戢瓊條滌耳夏島高
揖唐朝洪崖邈矣玄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

高士贊

沈休文

余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莅天下則
賢人贊務尚益皐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有不學以從
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
也學所以行其志孝弟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
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
全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
權利悅愚諂闇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
衮冠之眄籍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亦有哲人獨
執高志避世一避言不友不事恥從汙祿靡惑守餌心安
蓼藿曰絕炮烋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
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
處知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疋夫進
忘隕穫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爲之則至非物
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

江都昌潤校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符命

王命叙

傅彥林

昔在唐虞之禪列于帝典殷周之代叙于詩書天之歷數昭焉著矣周篤后稷公劉積德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時消息其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非功烈不章自我高祖襲唐之統受命龍興討秦滅項光有萬國世祖攘亂奄復帝宇人鬼協謀徵祥煥然皆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端應自然之符開統顯祚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君臨

兆民爲神明所保祐永世所尊崇未見運叙無紀次勳
澤不加於民而可力爭覬覦神器者也豪傑見一祖無
尺地之階爲專智力乘釁而起不知天祚聖哲帝王自
有眞也哀哉非徒闇於將來又不考之於既往矣自開
闢以來姦雄妄動不識天命勇如蚩尤彊如共工威如
夷羿然皆從分橫裂爲天下戒又況淺智小才勇不足
畏彊不足憚未有成資而敢失順視不軌之事也哉夫
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資不成太山之高魚
鼈之類不希雲龍之軌一官之守不經天人之變當王
莽之末英雄四起而鄧禹耿弇識世祖之福祚龐糧間
行進其策謀遂荷首附之任享佐命之寵張玄慕蘇秦
剌通之業周旋置述西說實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
之矣禹弇見命祚之兆其福如彼張玄蔽逆順之理其
禍如此審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宜世祖之興有四一
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而知武四
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獨斷達於事機發策如神
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摧莽軍百萬之衆單師獨征
平河北萬里之功識鄧隆之將敗知劉輿之必死然猶
乾乾日昃博采訓咨援吳漢於小尹擢馬武於行伍寵
功臣以兼國之爵顯卓茂以非次之位言語政事文學
之士咸盡其材致之宰相權勇畢力於征伐揩紳悉心
於左右此其所以成大業也高祖方娠有雲龍之表其
始入秦五星同軌以旅于東井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
符其詳可聞也其初育則靈光曜于室隩嘉禾滋于邑

壤共望舊廬有火光之異其渡滹沱有河合之應西門君惠光識其諱弭蓂獻符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王遵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覽廢興之運會觀徵瑞之攸祚審天應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誠能昭然遠覽曠然深悟收莽述之闇惑鄧耿之弘慮好謀而要成臨事而知懼距張玄之邪說思在三之明數則福祿行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邯鄲之淳

魏受命述

臣聞邪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也泰已以受天子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感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乎煥顯眞神明之所以作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嘆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蓐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

受命述曰

元揚緝熙故忠竭愚稱受命建歷聽風聲陶唐爲盛虞夏受伊上天闡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大小繇同今是以漢歷在魏赤運歸黃也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爍肅清宇內萬邦有截帥義翼漢奉禮不越旅力戡心戊兄洪烈樹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輝

翼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光

壤其望舊廬有火光之異其渡滹沱有河合之應西門君惠光識其諱強葦獻符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王遵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覽廢興之運會觀徵瑞之攸祚審天應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誠能昭然遠覽曠然深悟收莽述之闇惑忠鄧耿之弘慮好謀而要成臨事而知懼距張玄之邪說思在三之明數則福祿行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魏受命述　　邯鄲淳叔

臣聞邪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之運泰已以受天

乎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乎煥顯眞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嘆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蓐作書一篇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謂之頌則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曰

伊上天闡載自民主肇建歷聰風聲陶唐爲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大小蘇同於是以漢歷在魏赤運歸黃也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爍肅清宇內萬邦有截帥義翼漢奉禮不越旅力戡心戊兄洪烈樹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輝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陳錫裕下民悅無疆三神宣聲四靈順方元龜介王應
龍粹黃若云魏德據茲以昌爾乃鳴玉陛壇三撙以俟
既受休命龍旂鳳時煌煌厥耀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
也天子既受帝位納璽要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珪璋
峨峨髦士棣棣蹌蹌聖弧御策以莅魏巍乎崇功顯顯
乎德容信帝位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交和
日月光精氣祲不作風塵彌清凡在壇場之位舉目乎
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王色而金聲聲者萬幾謀訪老
成治詠儒墨策納公卿孜孜汲汲務在諧萬
國叙彝倫而折不若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
門刑錯靡試偃伯靡軍然後乃勒功伐嶽升中上玄斯
固我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也

十二諸侯年表論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嗚乎師摯見之矣紂爲冢宰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
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魯鳴梟至厲王以惡
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
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
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
侈不軌賊臣慕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
或五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
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
服焉是以孔子刪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

陳錫裕下民悅無疆三神宣聲塵四靈順方元龜介王應
龍粹黃若云魏德據茲以昌爾乃鳴玉陛壇三揖以俟
既受休命龍旂鳳峙煌煌厥耀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
也天子既受帝位納璽要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珪璋
峨峨髦士棣棣蹌蹌聖弓御策以莅魏巍乎崇功顯顯
乎德容信帝位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交和
日月光精氣祲不作風塵彌清凡在壇場之位舉目乎
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王色而金聲鏗鏗若萬幾謀訪老
成治詠儒墨策納公卿昧旦孜孜夕惕勤務在諧萬
國叙彝倫而折不若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
門刑錯靡試偃伯靡軍然後乃勒功伐嶽升中上玄斯
固我皇之大舉思心之所存也

史論一

十二諸侯年表論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嗚乎師摯見之失紂爲冢宰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
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廊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
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
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
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
侈不軌賊臣慕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
或五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
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
服焉是以孔子刪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

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
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
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
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
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
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
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
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
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
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
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
大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
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
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
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
者要刪焉

秦楚之際月表論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滅秦自
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
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
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
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
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

室論史記雋聞與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
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
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
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
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
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
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
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
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
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
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
大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篇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
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
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
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
者要刪焉

秦楚之際月表論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
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
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
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
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
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

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隳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諸侯年表論

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漸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頼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

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
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
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
殞身亡國天子觀參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
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
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
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
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
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
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
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
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
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
之以仁義爲本

惠景間侯者年表論

司馬子長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
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
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爲
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
訖孝景間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
之勞諸侯子弟告腊痈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
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外戚世家論

司馬子長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

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已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愼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于姓能成于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顯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儒林傳論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

司馬子長

之門學于百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
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
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
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
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
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
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
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
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
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
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
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
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
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
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
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
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
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
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
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
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
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
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
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
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
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
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
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
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
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
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
者令相長丞上屬所在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
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
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
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材及不能通一藝
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
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
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
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
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
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
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

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
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貨殖傳論　司馬子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
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
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
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
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
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
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
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
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佹徃山出棊
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
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
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各任其能竭其力以
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
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
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
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
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富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
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大公望封於營丘地潟
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

歸之繈至而輻輳故齊桓得意於衣冠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酷吏傳論

太史公曰老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

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游俠傳論

司馬子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窮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

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萊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

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俯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江都曹潤校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史論二

漢文帝紀贊論

班孟堅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許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

賜以几杖羣臣表益等諫說雖切常假偺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媚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乎仁哉

漢武帝紀贊論

班孟堅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異姓諸侯王表論

班孟堅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禹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遂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隳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偏於戎狄猶應聲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貧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劒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

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
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裂之天下一統延以年數
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古今人表論

班孟堅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
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
乎孔子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
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
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又曰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堯舜
禹稷臯夔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
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纵龍逢比干欲與之爲惡
則可于桀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
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竪貂輔之則亂可與
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凶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
傳繼世相次總古今之略要云

董仲舒傳論

班孟堅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焉晏
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
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
此二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
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雜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
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有

未及乎游夏而曰莞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孫龍爲論君子也以敬之言爲然

司馬遷傳論

班孟堅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外及諸家之事其多疏略或有

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旣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楊雄傳論

班孟堅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

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
哀帝之初文與董賢同官賢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
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
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
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顯如尸實好古而樂道
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
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箴
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
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
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
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
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

莽復獻之莽誅豐交子投閣校書天禄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
自免徑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
故在此間請問其故雄曰性嗜酒人希至其
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
作符命雄以病免爵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
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
者有禄利然尚不可明況玄乎後人用覆醬瓿
誠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
喪之三年時人或哀雄或嘉芭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
子嘗稱揚雄書今其人已死子誰與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

不及見也凡人賤遇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言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若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信焉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譏絕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班固傳論

范蔚宗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知倦信哉其能成名也虎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太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王仲傳論

范蔚宗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抵華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爲世非晉庶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甘推變山川之奥未足況其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舍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

則美同極施含之道宜無殊與而損益異運文朴迭行用明居暇回流於一變時則弋陳組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盡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其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為霍履霜漸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疎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歛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恭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敝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漸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范蔚宗

周黃徐姜傳論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儒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蔵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救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

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如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後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救吏常給焉仲叔惟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之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閤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挾夫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大干禄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子可謂識去就之弊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左雄周黃傳論　范蔚宗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

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
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
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
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容固
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
相詭駮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
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
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
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
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
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
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
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
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
龐參虞詡將師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
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
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埸宣其智力惟幄
密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
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
縫穹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
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可
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
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

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范蔚宗

黨錮傳論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慾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祧氣片言違正則厮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徂詐萌起疆者以鈇勝爲雄弱者以詳劣受屈至有晝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漸不能及及漢祖伏劒武夫勃興憲令寬於文網間綿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恣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聚徒於是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遵其統緒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全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覆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

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諺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允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諺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敦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赦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有正直廢敗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

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鄭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言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顧朱楷田槃疎烈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刋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頻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悉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禄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繆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

巾賊起中常侍呂疆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
又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
言乃大赦黨人誅徒之家皆歸故郡社稷復黃巾遂盛朝
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
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謀衍皆天下善士
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
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首翌附祖淑傳張邈
附呂布傳胡毋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
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鄉字嘉
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
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
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御史大庾劉節廣

史述贊

五帝紀贊

司馬遷 九首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
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
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
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
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
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

次擇其言尤雅著故著為本紀書首

周紀贊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
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々在鎬
東南杜中社一作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
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
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秦始皇紀贊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
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
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始皇
三王而羞與之侔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
養育宗親三十七年無兵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
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
之稱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鄽山未畢復作阿房以始皇
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
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
威不伐惡不篤不盡亡距之不得留殽虐以促期雖居
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
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恍忽失守偷安
日月獨能長念郤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户牖之間竟誅
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竇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
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覇上素車嬰組

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鄣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漢高祖紀贊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楚元王世家贊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喜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

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
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
任誠哉是言也

老莊申韓傳贊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
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
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屈原賈生傳贊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
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文怪屈
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
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馬相如傳贊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
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
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
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
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
者著于篇

述文紀贊

班固六首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
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
刑清登我漢道

述宣紀贊

中宗明々寅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燿威靈龍荒幕朋莫不来庭丕顯祖烈尚於有成

述藝文志贊

伏犧畫封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篹撰同書刪詩緻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六經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録畧序洪烈

述蕭曹傳贊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脩文平陽玄默紹而弗革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

述匈奴傳贊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于褒姒戎敗我驪遂亡酆鄗大漢初定匈奴彊盛圖我平城涎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来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為世典式

述西域傳贊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驒騱致誅大宛多々公主迺女烏孫使命乃通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脩奉朝貢各以其職

明帝紀贊

顯宗丕承業々兢々危心恭德久察姦勝備章朝物省
薄壙陵永懷廢典下身導道登臺雲臨雍拜老懋帷觀
帝績增光丈考

鄧寇傳贊

元侯淵謨迺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勳成智隱靜
其如愚子翼守溫蕭公是坪擊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
屈賈有剛有折

崔駰傳贊

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建新恥絜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
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沉瑗不言祿亦離寇孱子真
持論感起昏俗

鄭孔荀或傳贊

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偏揮金僚朋北海天逸音
情頻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或之
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一

傳上廣

司馬遷六首

伯夷傳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
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
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
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
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

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
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
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
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
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
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
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
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
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
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
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
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
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
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
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
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
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

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上惡能施於後世哉

莊子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為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剥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為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孟子傳

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後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

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迺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

含然後引之大道驅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鳥之意乎自騶衍興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風國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竟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推此志也外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欺伐齊齊與也楚從親惠王惠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

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雖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洪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之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前圖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笯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我所藏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疎
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
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尠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
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
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沒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
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
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
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
汨羅以死

循吏傳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
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洽世俗盛美政緩禁
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
得其所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
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
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
令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
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此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廁

車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欵下令使高也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欵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捆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而欵令農士工女安所雠其貨乎

石奮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脩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奮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起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劒而死

司馬季主傳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猶嬰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

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
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
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禄命以說人
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
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言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
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
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
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
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
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
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
矣卑疵而前蹶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竇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
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譽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
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巧執空文以謁主上用居上為
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不無為有以少為多以
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匿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
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
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
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
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
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

皇翔乎蘭芷芎藭葉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
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然後言天地
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
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
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
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
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
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
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
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
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
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憂外
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而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
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
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
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子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
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
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作存作亡
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憲事
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
王語必道上古憲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
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

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
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
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
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徵
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
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
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
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
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々之勢失身且有
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
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
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々物之熙々或安或危莫知居
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子之義未有
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
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著多不見于篇及至司
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廣文選卷第六十一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梁佐編

傳一首

東方朔傳

班孟堅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

徒若慶忌廉若鮑叔皆是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倘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見又之朔給驅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大欲盡殺若曹長無益大恐竟流涕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忍朱儒乃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跪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公卿皆笑因庶幾得親近上

[illegible]侍讀數[illegible]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樹三臣嘗受易請射之遍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脞脞甘泉鼎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願令朔復與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遍賓客朔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竇穀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者杜爲寄生益下爲冀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笑之言出口無毛發甚善舍人恚曰朔妄誕欺天子從臣富棄市下問朔何故誕之對曰臣非敢誕之延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謦謦言者

烏哺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冢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嘗榜即妄為諧語曰今垂齟老柏塗伊優亞狖眸牙何謂也朔曰今者命也垂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狖眸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又坐伏口詔賜從官肉大官丞不來朔獨拔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文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十刻延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未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想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延示以乘輿物乃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粮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大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延私置

更衣從宣西以南十二所宮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
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道遠勞苦文為百姓所患
通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箄者二人舉籍
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
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文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
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
朔在傍進諫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中大
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
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
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
上請請論左右人入為言前文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

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
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
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
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
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
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
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
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
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
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
憂者莫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上哀
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潮霍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

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宮者署因此時復爲中郎賜
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
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與母以賣珠爲事
偃年十三歲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效好主召見曰
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
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温柔愛人以主
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
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
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
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
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款竹籍田
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
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父之不然上丘
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頻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
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
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
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
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賞
賜已入隆天重地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
先狗馬塡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
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
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
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賀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
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敖滕道入登

階就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
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
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發復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綠績
傳講隨主前伏殿下主延替館閣公主胞人臣偃昧死
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
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兒尊不名稱為主人
翁飲太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
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徇馬氵瞿鞭劒客輻
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鷄鞠之會角徇馬
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賓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
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
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
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
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
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
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
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
伯姬燔而諸侯憚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
業以設飲後而白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
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
豎貂為汪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
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
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賓太主卒與董君合葬於

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修靡趨末百姓多離農訟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捽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郤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爲捨謁於後弁嚴子爲衛尉皇陶爲天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子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孌育爲鳥官尹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上迺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溫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重遲牙捽

類豚咋層吻握項願結股膠連雕尻遺蛇其迹行步倜
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譫辭皆此類
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
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丑以下至司馬遷皆奉
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常至太中大夫後
嘗爲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啁而已久之朔上
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
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言終
不見用朔因著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
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
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風屏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
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兄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

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貨殖傳

班孟堅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
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
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
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
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罹蒲材幹器械之資所
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少
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壑澤
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
童澤不伐天蝝魚鼈卵穀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
阜庶物稽足功具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

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壄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

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簒弒取國者爲王公園奪成家者爲雄槩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啗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縣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勾踐困於會稽之上
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
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
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上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范蠡歎曰計然
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乎乘扁
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以爲
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
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
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
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廢舉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
子之徒賜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贛結
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
亢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
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子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
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
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
猗頓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賈牽牛遠徙到戎王戎王十倍
其償子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羌始皇令贏北封君以時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入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以奉養其餘盡以給賓客戶萬者千金戶千者百金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匹牛千蹏角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山居千章之荻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黍千畝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

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蓋千合鍾鼓千栒磬千虡動千石鏄鐘千鈞歌兒千人舞女千人僮手指千筋丹沙千斤其皀絮細布千石麻苧千斤漆千斗蘗麴鹽豉千合鮐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貧賈三之廉賈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

妻推輦行諸遷處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蹉跎萌唯
卓氏曰此地陋薄吾聞岷山之下沃壄下有跛鴟至死
不飢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
鼓鑄運籌策傾賈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
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魋結民富埒卓氏程卓既
衰至成哀閒成都羅裒訾至鉅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
十百萬爲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親
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與其半
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臨
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
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當瘉於孅嗇家致數千金故南陽
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
父兄子弟約節有拾遺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
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
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
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言能使豪
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既衰至成哀間臨菑姓偉訾
五千萬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穀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雒

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商稍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爲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榮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寒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蒐以黃鏡計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子錢家子錢家以爲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毋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出毋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言樊大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結交王莽以爲京司市師冀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著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頗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隃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失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

漸有所起至於蜀卓究孔齊之刁閔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壽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鋼齊民之業官階不軼奢僭之惡又況搖撼犯姦成富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郭太傳

范蔚宗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言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觀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衣冠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白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

立碑蔡邕爲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
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
今録其章章効於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爲
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穀以慰之謂
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
之忠臣魏之名賢遽瑗顏回尚不能無之況其餘乎慎
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
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
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慌負前言因遂罷去後
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
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
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
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
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
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
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以破矣視之何益林
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
云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
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宫遂爲諸生脩後能講論自以卑
第每處下諸生博士皆就難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
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
悍意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
敗果感悔叩頭謝咎遂改節自勑後以烈氣聞公府

待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
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
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
心恠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
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
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
閭所稱史叔宣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
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
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
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
隗欲為從友求姻見允而嘆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
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

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
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惡臧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
允以此廢於時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
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
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
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
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侯林
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
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
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文識張孝仲翳牧之中知
苑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偏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
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

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
十人並以成名

周燮字彦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
頤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
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鬌而
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
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
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
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
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
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動遵

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
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
揚波同其源矣夫修道者度世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
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
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
宇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
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
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
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
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
鄉黨以爲儀表燮良年始二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

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表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德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表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汪陂雖清而勿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往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漼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

稱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頴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者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五千人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士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

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惑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

稱篤病明在牀稱篤實不起乃為設祭哭之於閭門外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吞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綏氏女王孟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王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王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忿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矯枉其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

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
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玄妙性敏心
適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表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
味道守貞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
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
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
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
於河塞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
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
四方名豪會賬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
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就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
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
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
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
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
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
王至爲擁彗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
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
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
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瓊欲殺之或勸蟠救雍
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
雖往何益瓊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
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
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三

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
時則未也今頼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
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
聲滅迹巢棲菽藿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彼髮狂歌今
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
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
年復與爽玄及頼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
至明年董卓廢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
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
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
流散離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
終于家

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
也父珪字子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
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
豫章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
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
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頼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
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器之謂先
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
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
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

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悦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

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
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
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
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
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
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
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
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
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
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
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
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
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
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
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
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
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
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
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
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
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

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
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敗于赤壁引
軍歸鄂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
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
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
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溯江分定郡
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
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
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
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
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生
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
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
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
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
大統競競業業不敢康寧思盡百姓懷未能綏於戲丞
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
若其勛哉亮以丞相録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
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
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
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
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
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
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

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即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誅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銜聲違命之闕咎責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復丞相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斷英邁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戚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羸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亭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王粲傳

陳承祚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

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
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州依
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
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
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
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
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内之儁
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
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
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風而願治文
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
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到時舊儀廢弛興造制
度粲恒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
誦子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基局壞粲
爲覆之基者不信以帀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
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術略盡其
理著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
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
二十二年從征益二子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
子爲魏諷所引誅後
皆好文學粲與北海
留阮瑀字元瑜汝南
兒仗善幹爲司空軍謀
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

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太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撝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楚是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祖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表紹使典文章表出琳手紹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

迫琳徙門下督瑀爲門下督瑀爲門下督掾屬瑒楨等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瑀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逮禍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厄陳蔡於子路痛知音

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切諸子但爲末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白賴邯鄲淳繁欽陳留文將沛國丁儀丁廣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場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厥中參相國軍事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王弼傳

何劭祖

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傳皆假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間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重之時爽專朝政賓客盈門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

忱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從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拔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胷懷之內然而隔踰句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過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

大人先生傳

阮嗣宗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或謂之間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乎中耳以萬里爲一步以千歲爲一朝行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爲家運去勢隤魁然獨存自以爲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悋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爲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蜎蚊之着惟故不終以爲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一作抱跋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氷戰戰慄慄束身脩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嘆唐虞之道德唯法是脩唯禮是蹈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以爲無窮自則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圖三公尚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收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上牧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禍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也行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吾恐世之嘆一作咲先生而非之也行爲世所笑身

無由自達則可謂恥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爲世俗之所笑吾爲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逌然而嘆一咲（作）假雲霓而應之曰甚矣雲之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消遥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隤川起雲散雲發壞六合失理汝　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者君衰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其所汝又焉得束身脩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死伯宗忠而世絶進求利以喪身嘗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揆金玉萬億祖奉君上而金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褌之中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飢則嚙人自以爲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色滅都羣虱死於褌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異夫虱之於褌之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爲遠禍近福堅無窮亦觀以夫陽烏游於塵外而鷦鷯戲於蓬芟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爲若君子聞於余乎且近者夏喪於商周播之劉耿薄爲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也（一作已）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乂是以主人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爲正陰陽爲期豈忝情乎世繫累於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爲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

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
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
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為夭存不為壽福無所得禍無所
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
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召而庶物定無臣
而萬事理保身脩性不遑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
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
以求多詐僞以要君立名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
法束縛下民欺愚誣拙藏智自神強者睽眠而凌暴弱
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
幸遇則自矜馳此混奏陰故循一作滑而不振夫無貴
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
恩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依音聲不作則耳不易聽
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不易聽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
之所至止也今汝尊督以相高竟能以相尚爭勢以相
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遏
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
之於是懼民之不然故重賞以善之嚴刑以威之則
有伐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
禍此非汝君子之為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
危死亡之術耳而乃自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行亦過
乎今吾乃飄颻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為友朝飡湯谷夕
飲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周旋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
故不通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閽於昭昭者不足與達

明子之謂也先生既申若言天下之喜奇者異之怳愾
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情猜耳其適虛僞之名莫識
其眞弟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鄉之非怪者蔑如也至
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
於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適乎有宗扶搖之野
有隱士焉見之而喜自以爲均志同行也同善哉吾得
之見而舒憤也土古質樸淳厚之道已廢而未救遺華
並興豺虎貪虐羣物無辜以害爲利猶甘心鼈吾不忍
見迺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爲儔不若與木石爲鄰安
期逃乎蓬乎丹水山一作鮑焦立以枯槁棄
維去而適死亦由茲夫吾將托志顯高遂終於斯舍生
而獸死理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天志均者相求
好合者齊顏與之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審慶
傾雪蓋以蔽明倚瑾廂而徘徊惚恍以遊神之日泰初其貞人懽夫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
見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啓東南以爲門微道而
以德乂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
物而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爲累所適則成傍仿佯足以
舒其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爲至客至
人無主天地無所至人無事至天地爲至故無是非之
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
惡彼而好惡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
伊禽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夫悲子之用心也溝安
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適

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
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策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
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懼不終
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廻乎逍而遊覽
焉見薪於阜者嘆曰汝將以焉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
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
常不于茲藏器於耳伏以俟時孫劇足以掎麗睢折脇
而乃休百里困而相轢牙既老而弼周既顛而倒更來
亏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
稱帝姣色崇靡麗鑒南山以爲關衣東海以爲門門萬
室而不絕圖無窮而永美宮室而盛惟突鑿鐘鼓而揚
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咸陽麗未曾未及
成林而荊棘已蔡子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往
亡山東之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
耶且聖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志以無爲用不以
人物爲事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爲辱得
不自以爲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
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沒不
周西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爲雄亭亭在
須臾厭厭將復離合雲霧有往來如飄風富貴傾仰間
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平封東陵亏
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
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邁亏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
憂身無歸推茲由斯貧薪又何哀先生聞之笑曰雖不

及大庶免小矣乃歌曰天地鮮兮六合開星辰霣兮日月隤我騰而上將何懷衣弗襲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誰識吾常遂去而遐浮肆雲翬與氣蓋徜徉回翔兮滂濞之外建長星以為旗兮擊雷霆之礚磕開不周而出車兮出一作步九野之衷秦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而廻萬端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擇前者而弗修兮馳蒙閭而遠遁棄世務之衆為兮何細事之足賴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神豐命衷使寬曰兮今召忻來使緩風扳扶桑之長枝之兮登扶搖之隆崇躍潛飄之宴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嶮嶮而易氣兮輝若華以照宴左朱隊以舉麾兮右玄冷

以建旗變容飾而改度遂騰騫以修征陰陽更而代謝四時奔而相遵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風奮而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遁兮歷廖廓而遐遁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壓前進一作途士彼遵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忽會酬萃衆音而奏樂兮聲驚之悠悠五帝舞而再屬兮六神歌而代周樂啾啾以肅肅洞心達神超遥遥以茫茫心往而忘反慮大而志矜局大大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王女兮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遁鴨鴨服太清之淑貞谷歡情而微授兮先艷溢其若神華姿燁昌俱發兮采色煥其並振傾玄髦而垂髮兮曜紅顏而自新時暖昧而將逝兮風飄飄而振衣雲氣解而

霧離兮靄奔散而來歸心惴惴而遥思兮眇迴目而
弗睎揚清風以爲旗兮旋軫而反衍騰炎陽而出疆兮
命祝融使驅玄宜攝堅兮辱收秉先戈兮芒奉轂浮驚
朝霞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邈無儔而獨立倚瑶廂而一
顧兮哀下出之憔悴分是非吾爲行兮以又何足與比
類電旌飄兮雲旂靄樂游兮出天外大人先生被髮飛
髮衣方離之衣繞綏陽之帶含奇芝嚼甘華嗡浮霧食
霄霞與朝雲颺春風奮乎太極之東游乎崑崙之西遺
轡遺策流盼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而
嘆曰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
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皆以爲貴矣世矣而惡知夫
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不足尊富富不足先必
超世而絕羣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兮
初虙周流於無外志恣浪蕩而自舒飄飄乎八隅欲從
聖賢不足以爲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廓無外以爲宅
尉宇宙以爲廬強八維而處安據制物以永居夫如是
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並功王
許不足以爲匹陽丘豈能與比縱天地且不能越其壽
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以揚聲躡元吉之高蹤
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飛龍專上下以制統兮
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召利胡足以累之哉故提齊而
跋楚挈趙而蹈跋秦不滿一朝而天下無人東西南北
莫之與鄰悲夫子之修飾以余觀之將焉存乎於茲先

生乃去之紛泱莽軼汗洋汪不行溢歷度重淵跨青天顛而迴覽焉則有逍遥以永年無存忽合散而上臻霍分離蕩濩潏洋洋颼颼調一作雷浮達於摧光直馳鶩乎大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識其根邈邈綿綿乃反復乎大道之所存莫暢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大始之和風潮逍遥以遠迴導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濛鴻而遠跡左蕩莽平聲而無涯右幽攸而無方上遥聽而聲無下脩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崔嵬高山勃亥雲朔風橫厲白雪紛積水若陵其傷人陰陽失位日月憒地圻石裂林木摧大泠陽子疑蹇傷懷陽和微弱隆陰竭海凍不流綿絮折乎翕不通蹇傷裂氣并代動變如神寒倡執隨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精專一用意平寒暑勿傷莫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霧凌天姿所經往來微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死我獨生眞人遊驾八龍曜日月載雲旗俳徊迴遊樂所之眞人遊太階夷原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颼颼登黃山出栖遲江河清洛無埃雲氣消眞人來眞人來惟樂哉時世易好樂嗜眞人去與天同反未央延年壽獨敖世望我何時反赴漫漫路日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終極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遊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眞也鸛鴿不踰濟洛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區域又況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君先生者以天地爲卵耳如小

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也哉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陶潛傳

洗休文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曾祖侃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杜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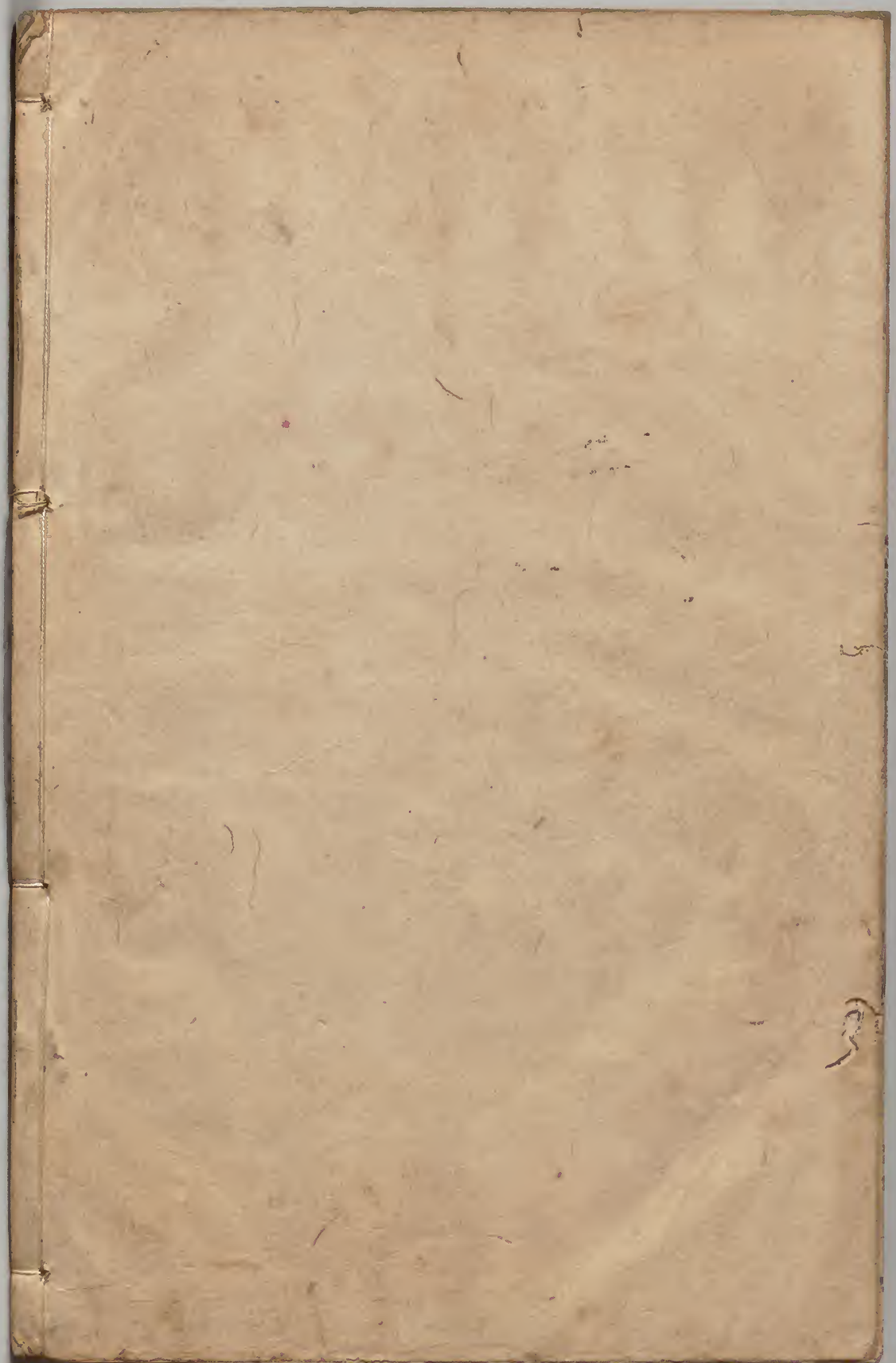
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
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
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
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
歸略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
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
醉欲眠卿可去其眞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
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迹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
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
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
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西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
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不貳無外請故邪吾年過
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絕僥辭世使汝幼而飢寒耳常
感鴈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
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孤介獨罔罔少年來好
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
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窻下卧遇涼風暫
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
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
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後柴水之勞
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

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
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賴
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
于没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
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又
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妙德先生傳

素景倩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踈嬾無所營
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
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
深衣蓬帶或連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掩三徑裁通鉏楊子

江都李祠校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